

一城烟雨 满天乌云

——回忆抗战初期在嘉兴的宣传活动
杨石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左右，上海抗战的炮声打响了，抗战的帷幕终于从华北向华东拉开。紧张、兴奋、忧虑，各种各样的心情笼罩在各色人等的心头。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各救亡组织团体向人民分析形势，进行动员。一方面指出妥协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抗战将要展开。在战事异常危险时，郭沫若、田汉、夏衍等同志代表上海救亡总会到浦东慰问战地军民，受到司令部和我们的热烈欢迎。

九月十三日，我参加了张劲夫同志领导的柳乃夫同志为团长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单纯的军队抗战，发展成全民抗战，要战斗到底，决不能中途妥协。这个团体是上海开往内地最早的救亡团体之一。成员有：林淡秋、李竹平、江丰、吴荻舟等十余人。出发的那天晚上，下着滂沱大雨，沪杭铁路通过黄浦江上游的石湖荡大桥又被炸坏了，火车只好在桥的两端驳运。人们要踩着钢梁上的木板过桥。狂风暴雨，大地漆黑，一离开上海，我们走的路，就是艰难险阻的路。

九月十四日凌晨，我们到了嘉兴。一城烟雨，满天乌云，锦绣的江南呈现一片战乱景象。嘉兴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但是官方的救亡团体什么工作也不做，也不让别人做。于是我们决定走石门、乌镇，经菱湖到吴兴、宜兴。服务团刚到宜兴县城。十月四日傍晚，我接到张宗麟同志从上海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要我立即转回嘉兴，到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找石凌鹤同志报到。我懂得这是党组织的指示，离开上海时，我问过党的领导人王润若同志，组织关系转不转？由于

圈内人员匆匆从四面八方调来，党的关系一时集中不起来，洞若决定我的关系仍留在上海他手里，以后再说。宗麟同志自陶行知先生被迫流亡国外后即主持了生活教育社的日常工作。但我同他没有组织关系。我猜测这是洞若的意思。我把信给乃夫看，他说，出发前他就知道要在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八集团军设立类似北伐军里的政治部。他认为那边更重要，要我明天就去嘉兴。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到战地去，到前线去，该多好呀！

第二天一早，我便独自一人背了个包袱，乘长途汽车往回走了。

情况确如乃夫说的那样，“八·一三”前，张发奎受命为淞沪战场（习惯上把它称为东战场）右翼军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防区是黄浦江东岸直到杭州湾以北的一大片土地，是三面被水包围的半岛式三角地带。当时，郭沫若同志已从日本返回，任救亡总会会长，张要求郭派一批文化人到他的司令部去，成立政治部。正好党组织有派文化人赴战地计划，政治部的机构未被批准，使用战地服务队的名义，实际上仍按政治部的架子组建起来了。队员先后共有四十余人，第一、二任队长是钱亦石、杜国庠同志。党员先后有二十余人，成立了“特支”，第一、二任书记是左洪涛、刘田夫同志。

服务队在嘉兴工作了二十天左右十月中旬，便沿着杭州湾北岸，经平湖、乍浦、金山卫挺进到奉贤（南桥）。钱亦石同志，是一位政治家，理论家，又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他为我们队写的一首队歌，充分体现了党的政治方针和上海文化人奔赴战地的激情，歌词说：“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把身体炼成铁，把意志炼成钢，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以热诚励士气，以热血染征衣，努力，努力，动员全国同胞。争取抗战到底！”

我们队的宣传科长石菱鹤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长期与田汉等人从事进步话剧活动。他很有才华，能一面构思，一面把剧本直接刻写在蜡纸上，并油印出来，第二天，由角色去读剧本，对台词，他抽空睡三、四个钟头，起来后便排练，晚上即可演出。

十一月初，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我们撤到淞江青浦。历经困难到杭州和金华，后来参加保卫大武汉。

顾烈之抗战事略

朱家玮

顾烈之，字绳其，嘉兴澄溪杨溪村人。生于1906年，高中毕业后曾求学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炮兵科。

其父顾企先，字宗况，抗战后去天目山浙西行署任职，并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顾烈之有兄弟数人，长兄顾作之系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11月，日寇在金山咀登陆后，顾烈之在家乡杨溪村，收集壮丁训练时的步枪四支以及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枪支十六支，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部队，自为大队长，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设水棚，置防哨，阻止日寇及土匪骚扰家乡。

日寇火烧杨溪村后，顾烈之率部去嘉善干窑，与戴奇峰部联军抗日。顾烈之由邓玉生（原62师连长）委为嘉善县联防第十一大队大队长，戴奇峰为大队副。全队人员200人左右，活动在嘉善陶庄。

漾溪、千窑一带。

1938年春，邓玉生部被独45旅缴械，由田岫山（七三三）团收编。顾烈之部也在下河被缴械。

1938年夏，新编30师（原独45旅）九〇团团长陈效中委顾烈之为嘉善县自卫大队大队长，自卫大队活动于陶庄、下旬店一带。

不久，顾烈之部又被嘉善县城防司令邓义缴械收编。1939年上半年，邓义部被田岫山、陈耀宗部队缴械。顾烈之乃重返嘉北，编组部队，在王江泾苏嘉沿线活动。

1938年10月，驻新塍方面的浙西抗日挺进第一游击司令部第五团范春生部大队长顾伯良，因发生内讧被范所迫，乃由新塍率残部到苏嘉路东，顾伯良被叛兵打死，部队瓦解。当时即由沈志元拉了人带枪二十余支投顾烈之部。

1939年8月，顾烈之被委任为抗日自卫第二中队中队长，驻王江泾区，以池栖、澄溪乡为中心。

顾烈之对部队纪律约束很严，不准官兵抽烟、喝酒、赌钱，不准调戏妇女，未经批准不准外出。一次，一士兵私拿百姓一条被絮，经三次教育，不肯归还原主，即被枪决。副班长周乃斌一次私自离队被司打四十竹板。

顾烈之还维护佃户利益，不准地主收租。王江泾区的大地主杜鹏龄等地主阶级极力反感和仇恨，曾向县政府告状，说顾烈之是共产党。

~~在王江泾区内还严禁贩毒、吸毒、赌博。1940年春，在油车港镇办了个戒烟所。~~

顾部对惩办坏人是毫不留情的，只要是土匪，或为匪做内线，替敌伪送情报的，一经查实即予逮捕，罪大者处以死刑。被处决的现据

了解的有南汇的一名持枪抢劫店家的土匪、冯家港的沈姓匪首、土匪蔡小弟、小毛三、汉奸长毛阿七等。

1939年，顾烈之部在瑞丰桥庙里捉了周金标，并予以处决。周金标是李家墩都会头子徐景仪（三毛观）的徒弟，周被捕后，三毛观设法相救，但周已被处死。三毛观就与在古斗泾一带的土匪俞家兄弟策划，派人打入顾部，图谋掳掠顾部。

1939年冬季，一天下午，顾烈之被池湾地主屠五爷请到栖真寺赴宴，席间，地主们要求开放收租禁令。顾烈之不允，离席而去。当顾的坐船返回到宿营地犀牛浜时，守候在岸上的俞海林（顾的卫士）和周乃斌等即向顾船开枪。船内的顾烈之和他的次妻、侄儿及勤务兵一人均被乱枪打死。仅分队长陈琪生和勤务兵“烂脚阿二”泗河脱险。

事件发生数月后，凶手俞海林被戴有峰部击毙，为顾烈之报仇。

顾烈之死后，群众在莲四荡边的朱家桥地方建立一座小庙，称“顾大人庙”或“顾将军庙”以为纪念。抗战胜利后，顾作之回乡反对立庙，说：“烈之生前反对贪官污吏，难道死后倒要敲老百姓的竹杠？”此庙遂废。

（本文根据征集资料及实地调查整理）

日军登陆金山咀、金丝娘桥前后见闻

徐以尊

1937年上半年，我在平湖县乍浦区大小营乡小营小学校任校长，暑假期兼任大小营乡海防哨文书，同年十月调平湖县抗敌后援会

工作。11月5日日军在金丝娘桥白沙湾登陆前后见闻回忆如下：

平湖县沿海地区是国防前线，苏浙边区主任公署在37年春就布置杭州湾沿海各县建筑防御工事，平湖县各乡镇被征派的壮丁有几万人，担任国防工程好几个月。当时沿海地区乍浦独山起至白沙湾金丝娘桥一线筑有钢筋混凝土掩体数百座，而且在掩体附近还筑有战壕。在当时建筑掩体工程中，广大农民所受的损失如派壮丁和田地上农作物的毁掉难以计算，但无怨声。这些掩体工程还未完工，日军登陆，国民党守军没有使用。

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湖县在8月底，由国民党平湖县长洪季川、县党部常务委员杨建时、地方绅士陈廉斋、徐眉轩、干凯军等组成平湖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募捐、慰劳、医疗、担架、运输、侦查等工作队，动员全县群众投入抗战，当时人民群众纷纷参加各项抗日工作。

九月初，平湖县政府在沿海各乡、镇布置成立海防哨，组织壮丁在海岸线上日夜巡逻守望。

九、十月间金丝娘桥白沙湾海防哨首先传出金山咀外海面发现敌舰游弋窥伺（敌舰点用肉眼能看见），随后又发现金山咀外海海面熊山有数艘敌舰停泊，并有大批木排等物（出海渔船传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

日军登陆前，平湖县境内的国民党守军，先后有62师、63师驻防，后来62、63两师调防后，由57师接防。11月初57师又奉命调防。

在国民党守军57师调防之际，日军突然在11月5日黎明大雾中在杭州湾沿海金山咀、金丝娘桥、白沙湾一线用登陆艇、汽艇、木

排等工具沿线同时蜂拥登陆。连续三天登陆的日军估算有三万多人，首先登陆的日军是柳川师团。在日军登陆时，金丝娘桥乡公所海防哨事务员朱希文十多人在迷雾中开枪抵御，在作战中全部牺牲（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发文朱希文定为抗日烈士）。

日军登陆后分两路进攻，一路向东长驱直进进攻上海，一路向北沿金丝娘桥、衙前、新仓、吕巷至金山松江，从铁路沿线进攻重要城市、采取大包围。所以平湖县城乃在11月18日始被日军攻占。

日军登陆时兽性大发，沿海金丝娘桥、白沙湾、全公亭、大小营乡一带所有房屋尽被日军焚毁，计有三千多幢。沿海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跑的，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日军枪杀。当时暴露在路上尸体数十具，一时无人收埋。有的小孩被日军吊在树上刺杀，其惨状令人发指。

日军登陆后，平湖城里人，凡是有家眷在海边的，均奔去找寻亲人。当时我也陪随何汝楸同去东乡，寻找其妻儿。沿途看到被敌机扫射投弹死伤的有十多人，伤者无法治疗，死者无人收埋。行至赵家桥、周家圩一带时，只见从海边撤走的人群如潮涌来，阻塞路途不能前进。听熟人相识者相告，日军登陆时，见房屋便烧，见人就杀，烧杀抢齐全。有的父母被杀，孩子惨叫不息；有的丈夫孩子被害，妻子痛不欲生；有的妻子儿子被杀，丈夫悲痛欲绝。人民罹难景况，罄竹难书。

国民党平湖县长邱远雄上任不到50天，日军登陆时，心慌意乱，一无措施，既不去组织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抵抗和维持社会秩序，也不去引导群众做好转移撤退工作，仅自率领县政府亲信人员逃之夭夭。到11月13日晚，国民党平湖县党政机关人员全部撤走。有的沿沪杭公路西去杭州转后方，有的在海宁乘海帆船南渡去余姚、绍兴等地。这时平湖城里很少人烟，均避难于四乡。11月18日日军攻占平湖

县城，嗣后平湖陷入敌手，人民惨遭蹂躏。

国民党陆军三十二师‘海北’抗日事迹

彭辅邹

1939年秋，国民党32师，在浙东五夫整编后，由师长黄叔（号威远）率领一团齐飞鹏、三团关震东以及直属工兵营单庆松等部，征集渔船30多艘，由对江庵东应胜街等处渡江北上，（当时二团何良玉部仍留守后方。）以接替原挺进队在海北的防务，准备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不料船至江心，遭遇敌巡逻艇游弋于江面，黄立即亲自指挥将30多艘渔船散开列阵；同时以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步枪集中火力向敌舰猛烈轰击。激战约半小时后，敌舰被击中起火，当时击毙敌军约十余人，敌乃向北杭州湾逃遁。我船队乃在白沙湾、乍浦水口附近，山湾里及五园里一带顺利地登陆。

但日寇不甘失败，次日又派来敌舰两艘，配有巡逻艇小汽艇十余艘，在江面巡弋，因我船队已完成了渡江任务。敌舰一无所获，就灰溜溜地仍回上海。

自此之后，日寇知我在海北地区已增强了兵力，亦即相应地在沪杭铁路沿线及海防线上增强防守。海北各敌据点都增加了兵力。黄师来海北，牵制了敌军约一个师团的兵力。

三十二师在登陆后，进驻预定地点海北抗日游击中心新皇、凤桥一带，这里是嘉属义勇军第一总队前第三大队彭辅邹部活动范围，黄叔遂委彭为三十二师上校参议，彭当时派出旧部属人员20余人，负

查情报、向导、联络工作。由于黄权能与地方密切配合，基础踏实，因此能多次打击敌人，累积战果。三团关震东团部首先挺进嘉兴县新皇集西约四华里之栖泾（团部驻于李籍仁家），当时凤桥、余贤、新皇集等地乃是十区专署和嘉兴县政府活动中心，仍控制在地方部队手中。其他的新丰、海盐的沈荡、西塘桥、平湖的虹霓垠等地均为日寇据点。为了扫除敌据点，打开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黄权师长即严令三团关震东团部于十天内拔除周围的敌军据点，以扩大游击活动。

兹将几个比较突出的战役记述于下：

（一）1940年初春，栖泾反包围战斗。

三十二师关震东团部设在嘉兴县新皇附近栖泾一带，驻警卫连以力护卫。第一营驻防于冯家浜（在栖泾南约二华里）。二营驻庄史（在栖泾西约二华里）。三营驻胡庵（在栖泾东北三华里）。机枪连驻于独圩（在栖泾西之对河处）。

嘉兴敌军得到三十二师关团已开到栖泾一带游击区的情报后，乃于1940年3月20日即出动了日军百余人，沿平嘉公路至焦山门桥，再换用民船从水路经梅花塘桥，而抵达栖泾后面罗汉塘之后塘登陆，从正侧三面向栖泾包围。企图直取团部。

在关团发觉此紧急情况后，即命警卫连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南面栖泾桥，一路由东面斜金堰冲出重围。关团长率随身护卫，船渡至蒋浜，调集外围各部进行反包围。

后，敌军冲入栖泾，捉鸡、杀猪、强奸，同胞受敌百般凌辱。此时已至中午，日军即在栖泾进膳。

正在此际，关团长即令所部的三个营中各派一个连的兵力，将栖泾三面包围，用掷弹筒、枪榴弹、轻重机枪，集中火力向暂占栖泾之敌猛攻。在强大的攻势下，敌军乃向斜金堰、栖泾桥两地猛冲，企图

突破反包围圈，经几次冲锋，终未得逞。最后只好仍由罗汉塘原路返回嘉兴。敌军伤亡有三十余人之多，这是关团在初来嘉兴时首战获胜的战绩。

(二) 1940年4月27日半路伏击战。(半路该地处于海盐塘余贤墩和沈荡中间)

黄师在海北新皇之西八华里西夹湊上周凤飞家驻扎后，即展开反“扫荡”战斗。有一天，我方得悉可靠情报：嘉兴、海盐敌连日结集兵力，下乡大“扫荡”。黄师即命三团一营奉命在半路伏击敌人，除在半路塘河两岸埋伏适当兵力外，还在河中心敷设水雷。上午10时左右，由硖石方向驶来敌艇三艘，拖船10只。敌船驶入了伏击圈后，水雷爆炸巨响，炸毁汽艇二艘，炸伤拖船七只，敌兵纷纷跳水逃命，我岸上伏兵展开猛烈扫射。双方激战约一小时，敌不支，乃坐残余之汽艇，拖船边打边逃，并连连施放信号弹求援，我方伏击成功。得悉敌援军已从硖石、海盐、嘉兴等地出发，于是，立即在胜利声中撤离战场。

事后经查明，亲犯之敌系日军之精锐黑泽部队，此役中敌军死伤惨重，计毙敌酋大佐一名，大尉等下级军官多人，俘敌兵4人，押送浙东后方。

(三) 1940年5月头几天拔除沈荡敌堡战斗。

沈荡驻敌，从沈荡大桥桥头堡至镇中心敌据点，均设有铁丝网碉堡，直至中心总堡防御工事坚固。要扫除沈荡的敌伪军据点，首先要摧毁所有碉堡，才能成功。因此，三十二师关团即调动工兵，参加作战。

在半路伏击战取得胜利后，三天后的一个阴云夜里，黄师关团派出两个连和一个工兵排，拔除沈荡敌据点，该战役是由关团长亲自指挥。

战斗。

我军到达沈荡后，用两个步兵排配合一个工兵排作为主攻，其余兵力分布在沈荡南北两侧，以阻击海盐、嘉兴敌援。布置就绪后，即开始战斗。我军从大桥、桥头堡开始，沿途炸毁铁丝网，以扫除碉堡路障，我步兵随后猛烈向镇中心冲去。敌人见我攻势猛烈，即纷纷逃入总地堡内。该地堡防御工事坚固，堡内重机枪火力密集猛烈，我军派出勇士携带炸药包向地堡冲去，连冲数次均被敌重机枪火力压住，仍难收效。随后我军又调来了重机枪两挺，向敌堡枪口猛烈射击，才压倒了敌军的火力。再由二勇士携带黄色炸药一捆，掷入敌堡，轰然一声巨响，敌堡即毁，顶部飞向半空，烟火直冲云霄，堡内60多名敌人全部炸死。此役经激战约二小时之久。这时，我军也付出死亡16人，伤10余人的代价，在拔除敌堡成功后，我军撤离沈荡。

四1940年驷马塘桥之战。

在1940年一天（具体日期待查忆）的清晨五时，32师部得到确实情报，敌大“扫荡”开始，已由嘉兴、平湖、海盐、硖石、王店五路出发，前来新皇一带骚扰。师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东路由第二营两个连，西路由第一营二个连，北路由第三营两个连负责，立即奉命出发布防，主要是扼守桥梁，伏击敌人。在晨6时左右，东面敌人已到达平湖县境的青莲寺、银观音桥等处，企图抢桥通过；西面海盐来敌约60余人，窜至白洋桥企图抢占桥梁；又另一路平湖之敌约60余人，企图抢占众安桥；还有焦山门敌约30余人，企图抢占北毛家桥，再嘉兴来敌约30余名，企图抢占驷马塘桥，五路敌人均遭到我防军迎头痛击，其中尤以驷马塘桥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严重。

驷马塘桥战斗自晨6时许开始，敌猛冲十余次均被我击退，敌人死伤累累，连连发出信号弹求援，因各要道均被我军击退而不得要领。此时敌据点又开来援军约500余众，但仍未冲过桥面。激战至下午一时许，敌又从嘉兴、王店等处调来增援部队后，战斗更加惨烈。黄师长率特务连到达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下令坚守阵地，不许敌人前进一步，并调机枪连加强火力，我方连续击溃敌人十余次冲锋，始终保持了桥头阵地。至下午五时许，敌人见已难冲上桥头，乃即另生鬼计，在驷马塘桥东约300余公尺的新桥河处，企图拼死偷渡，袭我后路，黄师长即令马连长负责消灭偷渡之敌，马连长即率部奋勇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战，虽经敌人数次增援，偷渡均未得逞。马连长不幸阵亡牺牲。时已接近傍晚，敌溃退，此役敌军伤亡惨重，我以少数兵力击溃了数以千计敌军的围攻，激战了一整天。这是一次名震游击区的战役。

本文说明：

(1)在抗日时期内，开到浙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以三十二师黄权部的武器最为精锐，利用工兵爆破战术的战斗很多。

(2)该师的官兵战士们，绝大多数是广西籍，官兵勇敢善战，军风纪较好。以上所述，系关团在嘉兴一带战绩中的主要部份。

(3)本稿由当时关团的工兵连连长丁华山提供部份资料。

(4)提供材料的还有翁百贤、李志坚、马世章等。

(5)栖泾反包围日寇惨败时疯狂烧杀，李志坚家房屋十余间及宅民房一百余间被焚。斜泾兇孙仁观、孙二观等杨家浜姜阿大、潘阿观等共被杀三十余人。

战斗在平乍公路上的“抗日青年阻破突击队”

团市委史料征集小组

建立组织

平(湖)乍(浦)公路是平湖通向乍浦、海盐及乍浦通向嘉兴的必经之路，抗战初期日本鬼子频繁地来往于此，到处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因此，当时我地下党领导的群众，决心破坏这段公路线的交通和通讯，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1940年夏，中共海北工委派共产党员马雨亭、王则行等到位于平乍公路西侧的南墩乡开展活动，很快就把各村青年抗日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青年阻破突击队”。每个居住较集中的自然村为一小队，每小队3—4人，全乡30多人。后来全乡队员发展到63人。队员基本上是青年小伙子，成份主要是青年农民、小学教师和政工队员。突击队主要战斗任务是破坏敌人的公路线。马雨亭、王则行以教师身份，利用读夜书的机会教队员们识字、唱歌，同队员们一起谈时事，搞军训，还秘密地发展了陶阿四等青年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提高了突击队的战斗力和政治思想素质。

首战告捷

1940年9月4日，突击队接到破坏敌人公路及沿海通讯设备的任务。当晚就秘密集合在村坪场作战前动员。第二天观察了地形和进退路线，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6日晚上，正逢雨后天阴，深更半夜一片漆黑。队员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目的地。大家首先在两端的公路上各挖一条深沟，横截路面，以防敌巡逻车赶来。然后岔路的岔路，砍电杆的砍电杆，拆桥的拆桥，最后在拆掉桥栏的桥板上浇

煤油，付之一炬。顷刻，火光冲天……

“叭……”南边响起了枪声，几分钟后开来了两辆鬼子兵车。鬼子面前除了烧毁的“洋桥”以外，一个人影也没有，鬼子叫苦不迭，乱放一阵冷枪后，扫兴而归。而突击队员们早就不慌不忙地坐着事先准备好的船划到对岸，有的还隐蔽在对岸观看敌人。这样的活动后来又组织了几次，弄得鬼子摸不着头脑，他们又恨又怕，平乍公路的巡逻兵、流动哨一下子增多了，队员们也决不让步，决心给鬼子更厉害的颜色看看。

草船烧桥

一天，突击队员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草船烧桥。大家找来了一条破船，一桶煤油，扎了许多草把。把装满柴草的破船停到了一座公路桥下，固定好位置，将煤油浇在一个个草把上，再把草把塞进桥板下的桥墩缝里。时值秋水大发，水位高涨，草船紧紧地顶在桥门洞里，犹如柴入炉灶。队员们又在涂有柏油的桥板上铺上稻草，浇了煤油。桥上桥下一齐点火。待敌人集合队伍赶来时，桥已烧尽。突击队员们却已回到家里谈笑风声，庆贺胜利了。

一举三得

也是40年9月，南墩乡张家泾这一带的突击队员发现，被他们烧毁的杨树泾公路桥不久就被鬼子工兵和强押来的民伕修复了，日寇的汽车又频繁来往于此。为了再次阻断日伪的交通，突击队经过讨论决定把烧桥改为拆桥，来个“一举三得”，一没有火光不易使敌人察觉，二可以把桥板载回去自己利用，三是彻底破坏，使敌人更难修复。

深夜，共产党员严阿九带了几十名突击队员各备拆桥工具，摇了

几条农船，悄悄来到目的地。大家一齐动手，一会儿功夫，那一块块桥板全部搬了家，然后又把这些又厚又沉的长四米多的洋松木板推到河里。队员们有的上船，有的上板，摇的摇，撑的撑，满载而归。后来，鬼子们不得不公路改道。

结 束 语

“抗日青年阻破突击队”是中共海北工委根据党的统一战线，利用当时国民党平湖县府颁发的《反扫荡紧急动员突击方案》，在我党的领导下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队伍。开始时，国民党政府也给突击队员发了一百元奖金，但不久，由于形势变化，“抗日青年阻破突击队”于40年底被迫宣布解散但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日寇控制的平乍公路，北自古横桥，南至乍浦西门外设置的八、九公里长的电讯路线拔除剪掉。古横桥、杨树泾、六里桥等都被焚或被拆，其中杨树泾桥被一毁再毁。至于路面，有几段更是被挖得凹凸不平，不是土堆，就是深潭。突击队员们的战斗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鬼子的侵略行为，有力的配合了整个海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从嘉兴棉布绸缎业的损失 看日寇入侵对我民族工商业的摧残

董绍宁

嘉兴地处沪杭线的中点，又是江南运河上的重镇，水陆交通方便，因此，就自然地成为连接沪、杭、苏、湖的交通要道，也是浙北地区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民族资本实力尚称雄厚。仅以棉布绸缎业为

例，抗战前，嘉兴的棉布绸缎业是嘉兴商界三大显业之一（其他二大显业是木行业、南北货业或者是袜业）。原来在嘉兴的较大的绸布店如下表：

店名	资本（估计）	职工数
永瑞兴	六、七万（以上）	三、四十人（后来扩大营业，造了新房子，职工发展到六十人左右。）
义昌福	六、七万（以上）	三、四十人
正春和	三、四万（以上）	三、四十人
纶华	三、四万（以上）	三、四十人
同福昌	三、四万（以上）	三、四十人
久仓	三、四万（以上）	三、四十人
总计	资本在二十多万	职工有二百来人

（注：较小的布店不在估计之内，附近乡镇布店也不在估计之内）

这些较大的绸布店都集中在北大街（今建国路北段）到北丽桥一带，这里是嘉兴最精华之处。以门市经营为主兼管批发。其中的永瑞兴和义昌福两家资本实力较雄厚。门市营业的范围除本县外，北起枫泾、西塘，南到长安镇，东到平湖、海盐，西到桐乡，都有顾客上门购货。批发业的对象除了本县市镇的小布店之外，主要是做西片一些小镇，如乌镇、南浔、双林、练市等地；间或也有平湖、海盐两县的小镇上的小布店来批发。所以，嘉兴棉布业经营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以杭、嘉、湖三地来比较，嘉兴仅次于杭州。单以棉布业来说，嘉兴可以和杭州匹敌，年营业额约在五十万左右。

1937年11月19日，日寇侵入我嘉兴。到处烧、杀、劫掠，嘉兴的商业中心（塘湾街、中街、北大街）一片火光，连续几天几夜，北大街全部被炸光，焦土一片，几家主要布店也全部烧光。估计棉布

业最低限度的损失如下：

店 名	损失数 (单位：元)
永瑞兴	叁万伍千以上
义昌福	贰万以上
正春和	贰万以上
同福昌	贰万以上
纶 华	壹万伍千以上
久 仑	壹万伍千以上
总 计	拾贰万至拾伍万

这次损失占原来棉布绸缎业总资本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损失非常惨重。

其他行业的损失也很惨重。如嘉兴最大的南北货行——义昌，战前总资本估计在二十几万元，经营南北货批发业，经营范围很广，北到南京，南到浙南及皖、赣部分地区，可能西北方面也有业务来往。损失总额在十五万元以上。在荷花堤的震泰丝木行，大部分资产都损失殆尽。嘉禾布厂原有资本拾多万元，“八·一三”以后，遭受日机轰炸，变成一片瓦砾。抗战胜利后，已无力恢复。原来数百台织机的破旧另件，经过修理后，连拾台织机都装配不齐，其他大厂如民丰纸厂、绢纺厂等，日寇掠为己有，直属日本帝国主义军管。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殖民统治，进一步压迫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日寇大肆勒索。1938年，部分商业开始复业。当时，永瑞兴布店有一批货物急需从乌镇运到上海，当时火车运输很紧张，日寇就向永瑞兴索取“运输保护费”一万多元。（仅从嘉兴到上海）不然就不准运在我们的国土上，日寇勒索“保护”费，真是岂有此理。